

王尔德在巴黎的最后时光

谈瀛洲

——

出狱之后就在法国过着流亡生活的王尔德，在1898年的2月来到了巴黎，并在左岸美术路上的尼斯宾馆安顿了下来。

几乎同时，基于他的牢狱生活的长诗《雷丁监狱之歌》在英国伦敦出版。这本书在英国大获成功，很快就卖了5000本，成为王尔德生时卖得最好的作品，超过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他的长篇小说《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，或者是他的童话集《快乐王子及其他》等。

尽管如此，他却并没有拿到许多版税，因为卖掉一本长诗，他只能拿到3便士（当时的1英镑相当于240便士）。

经常有英国朋友来巴黎，王尔德就让他们在人

多的高级餐馆请他吃饭。他依然穿得衣冠楚楚地赴宴。有认出他来的英国旅游者对他瞪目而视，对此他毫不在意。

用钱大手大脚的他，手头很快就拮据起来。有朋友劝他租一套公寓住，这样他就能在那里接待文人和艺术家。曾是伦敦社交界宠儿的王尔德答道：“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问题所在：我不喜欢文人。我只喜欢大人物。我想和公爵夫人来往。”但他再也无法进入上流社会了。

二

夏天，他的朋友、英国作家弗兰克·哈里斯请他去南法的里维耶拉海滨度假。在那里他意外地撞上了许多熟人：以前和他有很好合作的剧院经理乔治·亚历山大骑着自行车

韩非子说“万物莫不有规矩”。规矩，本是木工校正方圆的器具，历经千年流转，早已超越工具范畴，化作贯穿文明的隐秘骨架，成为规范行为、构建秩序的准则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礼书》中写道：“人道经纬万端，规矩无所不贯”，从国家运转到个人言行，皆在规矩的规制之中。

规矩是道德的具象体现。在上海的公交车上，常有年轻人主动为老人让座；家庭聚餐时，长辈先动筷的传统仍在延续。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，实则是尊老爱幼美德的生动写照。古人秉持“平生不失规矩”的理念，将道德融入生活点滴。《论语》说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”，当道德被具象为规矩，人们在日常践行中，便能将外在规范内化为道德自觉，让文明代代相传。

群体协作中，规矩化作纪律。刘邦入关“约法三章”，三条简单规矩，却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，赢得民心；毛泽东在桂东雷打石宣布纪律，后发展成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成为人民军队胜利的基石。反观李自成，进京后军队纪律松弛，烧杀抢掠，短短四十余天便兵败，留下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的历史教训。

制度是规矩的理性升华。新加坡因其严苛法律和完备监管闻名，乱丢垃圾、随地吐痰都会面临高额罚款，这让城市整洁有序，也让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。中国香港凭借健全法治体系，在金融、商业等领域制定细致规则，持续吸引全球资本。

诚信与规矩相辅相成。北京同仁堂恪守“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，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”的古训，历经三百年屹立不倒；而安然公司因财务造假，最终破产倒闭。商业世界的正反案例警示我们：一旦失守诚信规矩，信任大厦必将崩塌。

家庭是规矩的摇篮。《颜氏家训》从修身、齐家等多方面立下家规，成为家庭教育典范；《后汉书》中，陈蕃“扫天下”的豪言，被“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”的反问点醒，道出从小事践行规矩的重要性。近代梁启超言传身教，育出“一门三院士，九子皆才俊”。民间说“三岁看小，七岁看老”，幼年的规矩培养，对人格塑造至关重要。对党员干部而言，家风更是大事，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中明确要求“廉洁齐家”。

规矩不仅存在于庙堂之上，更扎根于市井生活。银行的“一米线”守护隐私，餐厅里自觉排队彰显礼仪，红绿灯下有序通行保障交通。这些不成文的约定俗成，构成社会和谐

的底层逻辑。

从古巴比伦的《汉谟拉比法典》，到殷商甲骨卜辞中的祭祀仪轨；从《周礼》“以礼防民”，到新时代中央八项规定，规矩始终是文明的骨架。它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，是穿越时空的无形契约，矫正着行为，也端正着人心。

现在有一种说法叫“恋爱脑”，指某些人似乎对谈恋爱特别上头，说得好听点，就是唯爱情至上的思维模式。当然，谈恋爱也算是一桩“美差”，只要是成年单身，不论处于何年龄段，能恋爱、想恋爱或是有暗恋式的爱，都是裨益身心之好事。有句养生秘诀说得妙：“相思瞌睡少，恋爱抗衰老；调情练大脑，暗恋心不老。”不过，这都是恋得好带来的乐处，若是恋得不好，那伴随而来的麻烦也是难免的，凡事皆有利弊，否则岂不是“只看贼吃肉，不见贼挨打”了？记得有位名人曾说过：爱就是一柄双刀剑，一面是幸福，一面是伤害。

通常而言，“恋爱脑”的人比较天真单纯，情感一经开启，智商瞬间下线，对于爱情，他们常有破釜沉舟的决心，也有飞蛾扑火的勇气。即便有点盲目，往往在所不惜。再者，“恋爱脑”总是要追求“恋爱中”的感觉，一旦失恋，最好下一轮立马接上，把情感“空窗期”降到最短。要不然的话，“恋爱脑”会很疯狂，会迷失自我。“恋爱脑”虽然幼稚，但大都



心语·灵魂告白
(宣纸水墨) 季平

为一个插曲(它只能是个插曲)；失败，作为真实的、最后的结局。归根结底，死亡不就是失败的胜利吗？所有才能、欲望、爱好，这些让人一辈子为难的东西，一下子永久消失。诗人最崇高的诗句，和剧作家最伟大的场景，都是写死亡的。艺术家最高级的作用，就是让人看到失败之美。”

有朋友问他打算做些什么。王尔德回答说：“我不知道我打算用我的生命做些什么。我想知道，我

的生命打算用我做些什么。”他决定活在当下。

活在当下的方法之一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。他开始喝苦艾酒，并且越喝越多。他对朋友说喝苦艾酒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像“普通的喝醉”；在第二个阶段，你会看到“可怕、残酷的事”；但在第三个阶段，你会看到“你想看的东西，美妙的、奇特的东西”。有一次他在一家小酒馆孤独地喝到深夜，这时侍者进来准备关门，把椅子翻过来放在桌上，

又不缺“至真至诚”。如果失去了“诚”，譬如像胡兰成那样，婚姻三四次，恋爱六七场，那也不是“恋爱脑”，而是“情场老手”。至于另一位堪称妻妾成群的康有为，那简直都配不上叫“谈情说爱”，顶多算“传宗接代”。

昔时文人虽无“恋爱脑”一说，然相近事例总有若干。诗人徐志摩

“恋爱脑”

管继平

在许多今人眼里，似乎是纨绔子、风流哥，其实这是对他最大的误解。虽然诗人每一次爱，都是轰轰烈烈，甚至还有点不合时宜，但你必须承认他的每一次，都是至真至诚的爱。他在英伦倾心追慕林徽因而顾不上怀身孕赶来的妻子，竟还要求打掉孩子并离婚，实在是极度地幼稚与无理。如此不计后果，这是需要多大的“恋爱脑”才会干出这事？后来爱上了陆小曼，徐志摩也是不顾一切地“甘冒世之不韪”。婚礼上梁启超的那一套什么“性情浮躁、用情不专”，什么“以后务要痛改前非、重新做人”等，证婚人说成这样的还真是“别开生面”。虽事前预知

梁老师要借婚礼现场对新郎“开导”几句，但没料到“开导”几近“开骂”，听到后面，率真如徐志摩也受不了，只得求老师打住了。

徐志摩可称是绝顶聪明，却又毫无城府，他对待爱情往往不问是非、不计利害。在当时的朋友圈里，其单纯与天真差不多为人所共知。林徽因则说“志摩最动人的特点，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”，同样的意思在胡适笔下，就是“志摩这人，恋爱起来连命都不要了……”

同样恋爱起来“不要命”的，还有徐志摩早年同窗郁达夫，当郁达夫于尚贤坊初遇“杭城第一美女”王映霞后，其内心就“被她搅乱了”。此后，一封封炽热无比的情书，几欲将王映霞融化。恋爱一经“上了头”，郁达夫“是可以牺牲一切的”。可惜，他们这对“神仙眷

侣”未能走到最后，十年后缘尽分手。接着郁达夫又有两段情缘，一是在新加坡有一段同居生活的李筱英，再者是最后一任妻子、印尼华人何丽有。据说何丽有大字不识、颜值全无，故郁达夫为她取个中文名“何丽有”——何来美丽之有？反正她也不知道。

生命短暂、才情一流的萧红，在“生死场”上敢恨敢爱，写下不朽名著；在“婚恋场”上却遇人不淑，屡遭困顿。最奇葩的是，她的三场婚恋，居然两次都是怀着前任的身孕，与后任相爱结合的。虽谓“空窗期”约等于零，为真正之“无缝衔接”，但总觉得有诸多欠妥之处。如果有女版的“恋爱脑”，萧红或可当之。

不过，要论起文人中“恋爱脑”最当之无愧的，还是吴宓先生。吴宓一生婚姻两次，然情感却相当丰富，表明心迹不断追求的、写在日记书信中暗恋的，至少不下六七个，其中最著名的自然就是毛彦文了，所谓“吴宓苦爱毛彦文，三洲人士共惊闻”。那时毛彦文刚被表哥解除婚约失了恋，

吴宓则展开强大攻势追求，在“八字未撇”前提下，先和自己妻子离婚。然后不断软磨硬泡，写信写诗，毛彦文曾一度动摇答应与吴宓订婚，不料在此关键时刻，吴宓却心有旁骛，又犹豫着要先“恋爱恋爱”再说，气得毛彦文再也不理他，转而嫁给了六十六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，这回又让吴宓懊恼后悔了。人家新婚，吴宓一口气写了四首诗加按语公开发表，什么“终古相思不相见，钓得金鳌又脱了钩”，什么“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归来悲愤欲求生。美人依旧笑洋洋，新妆艳服金陵城……”这已不是发牢骚了，似乎就像是“砸场子”了。

不料两年后熊希龄病逝，吴宓居然又重燃爱火，继续追毛。人皆以为“错过了一个村就没了这个店”，但“恋爱脑”却还会在“下一个村”继续等待。可毛彦文对吴已了无兴趣了……

据说，“恋爱脑”被称为廿一世纪新型绝症。昔日民国大师的“恋爱脑”，毕竟还有学问，还有诗文和才情，而现代人一旦得上“恋爱脑”，那么除去了恋爱，就真成“无脑”了。

又拿了一把水壶开始往地上的尘土洒水。这时尘土中“突然长出了美妙的百合、玫瑰和郁金香”。在他起身走出酒馆的时候，“郁金香香沁沁的花头掠过我的小腿。”

随着冬天的到来，来访的朋友越来越少。王尔德情绪低沉。他起得越来越晚，常常要到下午才能起床，给朋友写的信也越写越少。他被诊断患上了“神经衰弱”，其实也就是抑郁症。

1900年8月，新近继

承了大笔遗产的道格拉斯在巴黎大摆宴席，请王尔德吃饭。王尔德一开始很高兴，席间却突然情绪低落了起来，对道格拉斯说他活不过这一年。“如果新世纪开始，而我还活着，这会让英国人受不了的。”他说。

1900年夏天，王尔德在狱中时曾经发作的中耳炎又开始困扰他，并且蔓延到他的颞骨乳突部。一位医生给他做了手术。不久感染复发，并蔓延到了他的脑部。

他死于11月30日。

千年文明的秩序密码

刘铁峰

被“抢”走的E区1排1座

茅亦铭

彩，马泽尔大师与英国爱乐乐团的艺术家们倾情演绎了马勒的《第一交响曲：巨人》，而上海籍新锐小提琴家陈佳峰也特别呈现了老柴的《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》。在聆听马勒《第一交响曲》的“暴风雨”乐章时，我注意到那个女生随着音乐轻轻摇晃，时而闭眼沉醉，时而睁大眼睛紧盯着指挥棒划出的每一道

弧线。

五年时光转瞬即逝，2017年的盛夏，我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婚礼作准备。在整理未婚妻的房间时，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装满了音乐会节目册和票根的文件盒。窗外的蝉鸣突然变得格外清晰，一张“神奇”的票根滑落了出来——正是我当年错过的马泽尔与英国爱乐E区1排1座的票根！虽然这张票根正面的油墨随着时光流逝已经慢慢变淡，但票根背面还有她当年稚嫩的笔迹：“今天终于见到马泽尔爷爷了！坐在离他最近的位置，幸福得想哭。”我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字迹，仿佛触摸到了时光的痕迹，真相只有

一个，原来当年抢走这个座位的，竟然是如今即将成为我妻子的人！

如今，音乐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生活。我们经常在晚饭后散步到东艺，享受音乐带来的美好时光。更为巧合的是，我们的婚礼也在东艺隔壁的东怡大酒店举行，当时一些同为乐友的朋友也为此感叹缘分的奇妙。

这个故事虽然只是东艺20年来发生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微小片段，但对我们而言，却是最特别的一段情缘。感谢东艺，这里不仅承载了无数艺术故事，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故事。

从观众席走上指挥台，成为带带彩虹合唱团登台的“东艺常客”。